

“条长”波波

一

波波的学名叫杨波，波波是他的小名。

波波的爸爸也姓杨，是个海军军官，姓杨的爸爸长年累月在大海上航行，长年累月和波浪打交道，和波浪就有了感情。有了儿子后，就给儿子取名叫杨波。

波波的爸爸平时很少回家。波波每天看到的是爸爸的照片。爸爸穿着一身雪白的海军军装，站在军舰的甲板上，非常的英俊，非常的威武。爸爸的照片挂在妈妈的房间里，爸爸说：“我一看见波浪，就想起了波波。”爸爸这么说的时侯，波波就很高兴。波波高兴的时候，妈妈就有些不高兴。妈妈不高兴的时候，爸爸就赶快说：“我还喜欢海燕呀，我一看见海燕，就想起了你呀。”海燕是在大海上飞翔的一种鸟儿，波波的妈妈就叫海燕。波波的妈妈常常重重地哼一声，横了爸



爸一眼，说：“骗人！你心里只有波波。”往往在这个时候，爸爸就叫波波到客厅去看电视，然后就关上房门和妈妈商量事情。

波波心里就很不高兴。刚才还说都喜欢我哩，转眼就把我撇开了。波波就去踢门，大声嚷道：“开门开门！我也要商量事情！”

波波的爸爸就把房门拉开一条缝，严肃地问道：“是杨波同志吗？”

波波马上就立正，大声回答：“是！”

爸爸又严肃地问道：“你是一个海军军官吗？”

波波马上就举手敬礼：“是！”

爸爸就发布命令了：“立正！向后转！目标，电视机；任务，看电视，监视电视机里面的情况，齐步走！”

波波就昂首挺胸，一二一，一二一，走到电视机前，然后坐下，开始监视电视机。然后他听见自己身后的房门砰的一声关了。波波心里仍然有一些不高兴。不过，波波马上就自己说服自己，唉，算了吧，谁叫自己也是海军军官呢？

二

不过，波波的军衔只是爸爸授予的，爸爸一年难得回来一次，因此，波波当海军军官的时间就很短暂。在大部分时间里，波波只是普通一兵。

普通一兵就普通一兵吧，波波想，我总有一天也会像爸爸那样当军官的。可是，当波波上了小学后，心里就逐渐逐渐地不平衡了。在同一栋大楼里，波波和兰兰、大为一个班，兰兰当上了学习委员，大为当上了体育委员，而波波从未当过班干部，连小组长也没当过。一年级过去了，二年级过去了，眼看着三年级又要过去了，波波的心里就不舒服了。兰兰的成绩比自己好，也就罢了，大为长得五大三粗的，成绩又不好，还是个塌鼻子，凭什么就年年当干部呢？当干部就是当军官啊，爸爸常说，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。现在，别说当将军了，就连一个小小的组长都当不上了，唉，眼看着爸爸马上又要休假回家了，我还有脸见爸爸吗？

波波慎重地考虑了三天，然后慎重地找班主任刘老师谈了一次话。

波波说：“报告刘老师，我想当干部。”



刘老师显然有些惊讶。刘老师显然还没见过哪个学生主动要求当干部。

刘老师说：“当干部？你为什么想当干部呢？”

波波说：“因为我的爸爸是军官。”

刘老师说：“你的爸爸是军官，你就一定要当干部吗？”

波波说：“兰兰的爸爸是经理，大为的爸爸是局长，他们的爸爸是干部，他们就一定要当干部吗？”

刘老师就有些语塞，有些好笑。刘老师说：“现在的班干部都选过了啊，下学期再说，好吗？”

波波说：“报告刘老师，还有干部没有选。”

刘老师就奇怪，班干部、少先队的干部、各个学科的课代表乃至每天放学回家站队的“站长”都满员了，哪里还有干部没选呢？

波波说：“还有‘条长’没有选呢。”

“‘条长’？什么‘条长’？”刘老师瞪大了眼睛。

波波就神气起来：“我们班不是有四个小组吗？每一个小组不是有两条吗？每一条的干部，就叫‘条长’。‘条长’，就是部队里的班长嘛。”

刘老师不禁重新打量起波波来。

“哦，‘条长’就是‘班长’？那么，小组长呢？”

“小组长？就是‘排长’嘛。”

“班长呢？”

“就是‘连长’嘛。”

“那么……我呢？”

“刘老师……你嘛，只能是营长。不过，你对我们蛮好，就让你当个副团长吧。”

刘老师哈哈大笑：“好好好，你让我当副团长，我就委任你当个条长吧。不过，任期一个星期，干得好，就继续干；干得不好嘛，就地免职！”

波波马上一个标准的碰脚立正，响亮地回答：“是！”

三

波波一当上条长，神情就变得很庄严。一回家，他就要和妈妈商量事情。

妈妈正在厨房里炒菜。妈妈说：“有什么事，就在这里说吧。”

波波很严肃地说：“不行！必须到你们的房间里去说。”



妈妈只好关了煤气炉，跟着波波，进了卧室。

波波命令道：“请把门关上。”

妈妈笑着说：“干什么呀，神秘兮兮的。”

波波严肃地说：“我今天当了干部了。干部嘛，就和爸爸一样，是军官。爸爸和你商量事情时，不是要关门吗？我也是军官了，当然也要关门呀。”

妈妈一听，顿时笑得弯了腰：“哎哟，我的波波当军官了。是个什么官呀？”

波波皱了皱眉头：“请严肃一点，好不好？现在，就商量事情吧。”

妈妈说：“商量什么事情呀？”

波波说：“你和爸爸商量什么事情，就和我商量什么事情。”

妈妈就忍住笑，说：“我和爸爸商量呀，怎么让你改掉乱揩鼻涕的坏习惯。”

波波一听，脸就红了。波波爱流清鼻涕，有时鼻涕快流到嘴边了，他自己还不知道。知道了，有时他又不爱立即揩掉，总是使劲一吸，将鼻涕收兵回城；有时来不及收兵了，就用袖口或者撕课本、练习本乱揩。同学们私下给他取了个绰号，叫“鼻涕虫”。波波没有当上干部，和这个绰号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波波红着脸，低下头，对妈妈说：“行啦行啦，我现在是干部了，鼻涕肯定要听我指挥的。”

正说着呢，鼻涕偏偏就流了下来。波波连忙大叫：“妈妈，赶快消灭它！”

妈妈将纸巾递给他，说：“军官同志，你自己学会消灭吧。”

波波就学着用纸巾，将鼻涕消灭了。

然后，他又学着用纸巾，将“山洞”里的“敌人”统统消灭了。

波波就有些神气。波波望着一地的纸巾，轻蔑地说：“哼，也没有什么了不起！”

四

波波当上了条长，在班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。

有意思的是，波波要管的这一条，一共有七个人，其中，有学习委员兰兰，有体育委员大为，有小组长芹芹，有少先队的中队长肖力。俗话说：“县官不如现管。”一个小小的条长，竟然管住了四个官，而且管得很认真，这就让这些官觉得很不舒服。



例如早上收作业本，波波和芹芹就发生了冲突。

波波叫芹芹交作业本，芹芹就不交。

芹芹说：“我是组长，作业本应该先交给我！”

波波说：“我是条长，作业本首先应该交给我，然后再交给你，懂不懂？”

芹芹说：“到底是条长大呀，还是组长大？”

波波说：“当然是组长大嘛。”

芹芹说：“既然是组长大，就应该先交给我！”

波波说：“学习委员比你大，班长也比你大，刘老师还大一些，那我们干脆将作业本都交给刘老师好了！”

芹芹说不过波波。芹芹就说：“反正作业本要交给我的，我何必又要交给你呢？我自己交给自己好了。”

波波坚决地说：“不行！部队里讲的就是纪律。在这一组中，我是你的兵；在这一条中，你就是我的兵！你必须服从我的命令，把作业本先交给我！”

芹芹是个女孩子。女孩子最厉害的武器，就是哭。芹芹明明知道按照规则，作业本应该先交给波波，可是心里却不服气，于是就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俗话说：“女孩一流泪，男孩就受罪。”芹芹呜呜地一哭，

就让人觉得是波波欺负芹芹了。兰兰首先嚷了起来。兰兰说：“杨波！你凭什么欺负芹芹？哼，不就是个小条长吗？”

波波望着兰兰，顿时就怔住了。在他的眼里，兰兰是个娇小温柔的女孩子，小时候，常常像条尾巴似的跟在他的后面，一口一声“波波哥哥”，叫得他心里热乎乎的。他也真像个小哥哥，什么事儿都卫护着兰兰，都让着兰兰。可是，今天怎么啦？兰兰怎么一下变得这么凶呀？我怎么欺负芹芹了？我又没打她，又没骂她，我就是叫她先把作业本交给我，然后，我再交给她。我没有欺负芹芹呀。

波波望着兰兰，涨红了脸，大声说道：“我没有欺负芹芹！”

兰兰说：“那芹芹为什么哭呀？”

波波说：“那我为什么爱流鼻涕呀？”

兰兰就红了脸，连声说：“不要脸！我不跟你说了！”

就在这时，早自习的铃声响了。刘老师走进了教室。而芹芹的哭声则更加响亮了。

刘老师是个男教师。刘老师最怕女孩子哭了。班上的同学都知道，只要女孩子一哭，刘老师总是偏向哭着的女孩子一边。因此，当芹芹使劲大哭时，大家就为波波捏了一把汗。

果然，刘老师皱了皱眉头，问道：“怎么回事啊？”



芹芹也不说话，只是呜呜地哭。

其他同学都不说话，而且回避着刘老师的目光。

这时，波波主动地站了起来。波波说：“报告刘老师，我要芹芹交作业本，芹芹说，她是组长，要先交给她，我不同意，她就哭了起来。我没有欺负她！”

刘老师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同意呢？作业本应该先交给组长呀。”

波波说：“我是条长嘛，应该是我先收了作业本，再交给组长嘛。”

刘老师这才记起来，波波已经是个条长了，是个“芝麻官”了，当时只是想着波波的提议蛮有意思，没想到这孩子这么当真。

刘老师挥了挥手：“唉，算了算了，你收作业本就收作业本，不要惹得女同学哭嘛。”

波波说：“我没有惹她，是她自己哭的！”

芹芹一听，马上哭得更加响亮了。

刘老师见波波顶撞他，心里就开始不高兴了。刘老师说：“芹芹难道有神经病吗？没人惹她，她自己会哭吗？”

波波着急了，他求救似的望了望大为，说：“我真的没惹

她！不信，你问大为嘛。”

刘老师就问大为：“杨波惹芹芹了吗？”

大为弯着腰站了起来。大为长得很高，已经是校篮球队的主力了。大为长得也很魁梧，上课时，好像是一个中学生坐在小学生的教室里一样。大为最崇拜美国球星乔丹，最喜欢人家叫他“乔丹”。可是，现在的“乔丹”却扭扭怩怩的像个小姑娘，弯着腰，低着头，不吭声。

波波满怀希望地望着大为。许多同学也期待着大为开口。

可是，大为在座位上扭了半天，最后小声说：“我、我不知道……”

波波呆呆地望着大为，他不明白为什么平时十分豪爽的大为，今天却吞吞吐吐地不愿意说实话。他和兰兰不都是干部吗？干部就是军官呀。当一个军官难道就不能说实话吗？

刘老师不耐烦了。早自习的时间已经被耽误了，而芹芹还在呜呜地哭。当然，不一定有眼泪。刘老师烦躁地问兰兰：“你说说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兰兰站起来，嘟着嘴，哼了一声，说：“你问问条长嘛，他说我们都是他的兵。”

刘老师的目光唰的一下扫向了波波，厉声喝道：“什么兵



啊官的！条长算个什么官呢？哼，把你当人，你就做鬼吓人！刚刚当个条长，就欺负女同学！”

波波的头嗡的一声就大了，脸唰的一下就红了。他噌的一声站了起来，用袖口迅速地横拖了一下鼻涕，大声说道：“报告刘老师！我没有欺负女同学！”

刘老师愤怒了：“你还犟嘴！嗯？你好大的胆子！”

这时，芹芹的哭声悄悄地停息了。兰兰的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。而“乔丹”的头依然低垂着，像一棵打了蔫的大白菜。

就在这暴风雨的前夕，波波的同桌杨莉莉举起了手。

在班上，杨莉莉是个毫不起眼的学生。她不爱说话，也不大合群。她的爸爸妈妈都是下岗工人，后来，在集贸市场上卖菜。杨莉莉每天都要帮家里干活，因此，上课时常常就打瞌睡。瞌睡打多了，成绩就不怎么好。成绩不怎么好，在老师和同学的眼里，她就没有了位置。就连同桌的波波，也很少用正眼瞧她。

可是今天，杨莉莉却让全班同学吃了一惊。杨莉莉站起来说：“我可以做证，杨波没有欺负芹芹。”

这时，班长杨枫实在坐不住了，他也举手站起来说：“杨

波和芹芹只是在收作业本时发生了争执，杨波并没有欺负芹芹。”

刘老师怔了一会儿，仍然厉声喝道：“争执也不对！”然后又下命令似的高声喊道：“拿出课本来！读书！”

同学们暗暗舒了一口气，赶快拿出书本哇哇地读起书来。

刘老师背着手，在教室里巡视了两圈，然后虎着脸，走出了教室。

突然间，芹芹哇的一声，又哭了起来。

突然间，波波也忍不住哭了起来。

芹芹哭得很伤心。

波波也哭得很伤心。

五

作为一个男孩子，波波从小就被教育成“不准流泪”的。女孩子流泪可以当作歌来唱，孟庭苇的歌不都是“泪歌”吗？“谁的眼泪在飞？是不是流星的眼泪？”可是男孩子流泪就是一件丢人的事情了。“男儿有泪不轻弹”嘛。如果芹芹的哭是一种习惯的话，那么，波波在大庭广众面前流泪，还是第一次。



不过，波波毕竟是波波，毕竟是军人的孩子，他用袖口横拖了眼泪后，仍然认认真真地履行条长的职责，毫不犹豫地去收作业本。

这一次，芹芹和兰兰什么话也没说，把作业本交给了波波。

波波收齐了作业本，然后交给了芹芹。波波说：“报告组长，一本不差。”

芹芹把头扭了过去，不理睬他。

下课后，兰兰和芹芹跑到刘老师的办公室，要求调座位。兰兰娇滴滴地说：“刘老师，杨波当条长，我们可受不了了。”

刘老师说：“哎呀，不就是让他过一个星期的干部瘾嘛！再说，他还是你们的部下呀。”

兰兰和芹芹一听，就高高兴兴地回了教室。到了下午，几乎全班的同学都知道了，波波的任期只有一个星期。

放学的时候，兰兰以学习委员的名义发布了一个通知：“各组组长留下来开会。”她故意停顿了一下，又补充了一句，“条长除外。”然后，她又和芹芹对视了一眼，满脸都是得意。

而波波似乎浑然不知。有好心的同学悄悄告诉他，兰兰她们是在使小心眼，是故意出你的洋相呢。波波却说：“我根本就不生气。我不生气了，她们的‘炸弹’就‘炸’不到我了。”

波波自有波波的安排。他赶到集贸市场帮杨莉莉卖菜去了。

六

转眼就到了星期五。在同学们的眼里，今天是波波当条长的最后一天了。

可是波波似乎浑然不知。一大早，他仍然提前到教室，把他负责的那一条课桌课椅抹得干干净净；仍然一丝不苟地收作业本，发作业本；仍然以军人的姿态将作业本交给芹芹，而且忘不了说一声：“报告组长。”波波也学会了使用纸巾来消灭讨厌的鼻涕。妈妈为他准备了一个塑料袋，专门用来装用过了的纸巾。

这一天的早自习，波波收了同学们的小作文，开始检查这些作文做完了没有。这是刘老师布置的一篇作文，要求同学们记叙星期一的升旗仪式。波波首先看了兰兰的作文，看着看着，他就摇起头来。

波波对兰兰说：“你的作文，写得不真实哦。”

兰兰抢过自己的作文，说：“谁让你看作文了？只有刘老



师才能看！”

波波说：“升旗那天，明明是阴天嘛，后来还下了毛毛细雨。你却写‘朝霞满天，阳光灿烂’，是不是不真实啊？”

波波这么一说，周围的同学就笑了起来。

兰兰简直气坏了。兰兰的作文一向是优秀，是刘老师用来评讲的范文。现在，波波竟然当众说她的作文不真实，她怎么受得了呀？

兰兰就红着眼吼道：“你懂得什么真实不真实？你只懂得鼻涕虫！”

兰兰一边吼，一边将自己的作文唰唰地撕了，狠狠地扔在地上。

就在这时，刘老师走进了教室。配合着刘老师的脚步声，兰兰扑在课桌上，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当兰兰的哭声响起来的时候，几乎所有的同学都知道，波波的条长生涯就要结束了。

果然，刘老师甚至不做任何调查，就判断出是波波“惹了”兰兰。

刘老师这样问道：“杨波，站起来！你为什么要惹兰兰，嗯？”

波波慢慢站了起来。波波说：“报告刘老师，你为什么总是说我惹了别人？”

刘老师一怔，皱着眉头说：“肯定是你惹了兰兰嘛。不然她为什么哭啊？”

波波说：“是她自己撕了作文，还骂我是鼻涕虫！”

刘老师忍不住笑了：“你不惹她，她会骂你吗？”

波波直瞪瞪地望着刘老师，好像望着一个外星人。然后，他认真地说：“报告刘老师，我瞧不起你！”

刘老师顿时呆住了。同学们也都呆住了。连兰兰也停止了哭声。

刘老师噙噙噙地走到波波的面前，狠狠地盯着他，咬了咬牙，又突然笑了起来。刘老师一边笑，一边说：“好好好，你以为当了条长了，就谁也瞧不起了。那么，现在，我郑重宣布，撤销杨波的条长职务！”刘老师幽默地对波波说，“杨波同学，你可以休息了。”

波波仍然直瞪瞪地望着刘老师，认真地说：“报告刘老师，我更瞧不起你！”

刘老师虎着脸，将手一挥：“那好，你给我出去！”

波波就开始清理自己的书包。